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许通元同志书写与其蕴涵研究——以《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为个案研究

**A Study on the Gay Writing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Tong-guan
Kho's fictions: The case study of *My Professor is Terrorist***

莫祖衡

MOK ZU HANG

17ALB04333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21**

目次

| | |
|-------------------------|----|
| 宣誓 | i |
| 摘要 | ii |
| 致谢 | iv |
| 一、绪论 | 1 |
| (一) 研究动机 | 4 |
| (二) 前人研究综述 | 6 |
| (三) 研究方法 | 9 |
| 二、《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标题之含义浅析 | 10 |
| (一) 歧视与不公：〈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 | 11 |
| (二) 最后的晚餐：〈悬吊半空的男人〉 | 14 |
| (三) 柜子里的精神世界：〈身上藏隐一股鬼气〉 | 17 |
| (四) 小结 | 20 |
| 三、朦胧与想象：人物情节的多元建构 | 21 |
| (一) 人物与情节 | 21 |
| (二) 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书写 | 24 |

| | |
|-------------------------|----|
| 四、《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的意象运用····· | 27 |
| (一) 保护与枷锁：马陆····· | 27 |
| (二) 纯粹与乐土：森林····· | 29 |
| (三) 毁灭与救赎：蛇····· | 31 |
| (四) 小结····· | 34 |
| 五、结语····· | 35 |
| 引用书目····· | 37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莫祖衡 MOK ZU HANG

学号：17ALB04333

日期：2021年8月27日

论文题目：论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同志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莫祖衡 MOK ZU HANG

指导老师：许文荣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自同志群体曝光于社会后，便不断遭受多数派群体的欺压，造就了现今的异性恋霸权。然而随着人们吹响反抗的号角，越来越多少数群体开始出声高呼自身的存在，也让许多地区逐渐地开始了解、接受、以及包容这类群体。如果让世界更加地关注“LGBTQIA”（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Intersex and Asexual）群体，以望他们能获得应有尊重和平等，也并非需要如此的众声喧哗，有时亦能慢慢地渗透去影响人群、社会、国家，让它们拥有妥善以及充裕的时间去理解这群体，亦是一件好事。文化是为一个民族的根源。现今除了泰国以及台湾大胆地拍摄同性爱情戏剧，现在亦有韩国、香港、日本、中国等地区着手于这类戏剧题材，并且广受大众喜爱。此外，越来越多作家陆续撰写同志文学，以此让广大读者阅读，通过文笔以及意境让大家了解这类群体的故事，形成一股巨大洪流。而许通元正是筑建同志文学洪流的贡献者之一。

许通元藉着《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来剖析现今同志群体正面临的挑战：社会的不公与歧视、脆弱感情结构下的退出与成全、同志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接受与反抗。同时许通元笔下人物和情节的不确定性，可说是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多了一份想象空间，并在

推测其身份、性别、形象的过程中也可感受充斥在文本中的负面情感，以便对同志群体有更全面的认识。此外，许通元把同志群体比喻成马陆，遇到危险时会蜷曲身体（躲进衣柜）以保护自己，并以森林的意象来隐喻他们内心所渴望的乐土，回归初心。同时他也运用了“蛇”的意象来告诫世人必须从多方面思考，并像蛇一样褪下老壳，放下对同志群体的偏见，才会发现其实他们无异于异性恋，他们只是爱的人和他们的性别刚好相同而已。

【关键字】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同志书写、负面情感、意象运用

致谢

在此我特意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从 FYP1 到 FYP2 这漫长 1 年 6 个月的时间，无论收集资料、还是模拟大纲至撰写内容以及规划逻辑，老师都会细心无遗地帮助我们，为我们适当地指引方向与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研究资料，并且给予纠正让我们清楚自己的不足之处，使我们更精进地完善自己的毕业论文。也再次感谢老师在我压力颇大时指引我坚持下去的道路，帮助我撤除部分内容，将我的研究范围缩小以减轻我的压力。同时我也感谢同期的同学，在老师的线上会议中会互相讨论各自的方向以及互相分享自己拥有的研究资料给大家，以便让无法回归金宝亦或无法网购的大家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资料。

另外，我也感谢我的朋友们和家人，在这段持续一年的行动管制令期间，我孤身一人逗留金宝宿舍只为完成毕业论文，感谢他们的长久问候和关怀，让我在此地也能坚持下去，暂时忘却孤单的痛苦欢笑度过共处时光。当然不忘乎我的对象，虽然我们在管制令期间被迫天各一方，并且为了时下的生活而忙碌于社会，但他也每天抽空与我通话，尽可能逗我微笑让我忘却烦恼。最后，也感恩我的勤奋战胜了我的怠慢，让我坚持了这长达四年的大学生涯，现在也终于完成这篇毕业论文。

一、绪论

爱情是不分界限，它没有年龄的高低、肤色的深浅、语言的差异、性别的对转、宗教的约束，它仅仅是灵魂的碰撞，缘分的时机。我们之所以会与他人相识、暧昧、交往、结婚，并不是由我们身体中的荷尔蒙或激情素所影响，也不是为了交配繁衍传宗接代的行为思想支配，而是人与人之间灵魂的共鸣，亦或刹那间的心动，让我们从那刻起倾向他人。所以我们对于爱情并不能只是定义为欲望的摆弄，因此我们也不能断言道何为“正当”的性取向，一个人该对于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抉择自己的社会性别。二十世纪的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关于“性”的问题，并逐渐地发现不止所谓历久不变的“异性恋”，人们开始看到，也感觉到也有人会对同性产生爱慕情感，之后他们将这些人归类为新的群体——“同性恋”。然而，这并不是单纯发现新大陆一般引起人类学学者的关注，反而是以一种谴责的心态去看待同性恋，认为其是一种病，必须让他们接受治疗以及引导他们回归正常（异性恋）。因此同性恋往往被污名化、承受世人的异样目光。在这样的从众心理下，这些人选择偷天换日，活在阴影下，亦或抹杀他们真实的性取向，并屈从于社会大众的正常。

“同性恋”一词来源于日文汉字“同性爱”，之后再由英文翻译成“homosexuality”，由匈牙利的本克尔特（Karoly Maria Benkert, 1824-1882）首次运用。之后到了 1890 年后由学者引入学术界¹，至今多用为学术或医学才会提及的字眼，鲜少当事人愿意这样自称，何况常人仅是为了要歧视他们才会利用这字眼。不过，现今这群体多以“同志”或“酷儿”来称呼自己。“同志”在现今意义来说带有指称同性相爱的意思，

¹ 郭建树，《论许通元《数梦》同志的心里语言及身份认同》（霹雳：拉曼大学文学史荣誉学位中华研究院中文系论文，2014），页 1。

但在中国早期并没有这意思。早期的例子可以见于汉儒郑玄的《周礼注疏·卷十》：“同师曰朋，同志曰友”² 以及《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比也同志”³，从这些古籍可以看出，当时“同志”的用意皆是比喻朋友亦或志同道合的人，在当时亦盛行如此互相称呼。到了近现代，“同志”逐渐在政治上运用。其中就有我们最为熟悉的孙中山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先生在革命过程中，所发表的那些对话以及记载的史料里，我们可以找出他们称呼自己的同胞兄弟为“同志”，意思为大家无分阶级、贫富、意识、怀抱着同样的雄心壮志进行革命，是为志同道合的同胞。在这时“同志”便有了政治意识。

然而在 1970 年，有位名为迈克（1953-）的作家以玩笑的心态从共产党借用“同志”词语，其在《互吹不如单打》（2003）的〈‘同志’简史〉提及：“襟前钉上粉红三角的‘同志’”⁴。迈克在此借用同志进而称呼“同性恋”的相同志向。之后在 1989 年由林奕华（1959-）所举办的“香港同志电影节”推广全世界。这时的“同志”词语就恰当的被“同性恋”族群使用，这不仅让他们找到词语代替负面意味较深的“同性恋”一词，更让他们觉得这不是一种病态，这只是少数人民的相同志向，并给予他们一个身份认同。此外，同性恋在初期只是指称喜爱相同性别的人们，但当以“同志”替代了这词后，也在广义上接纳了其他群体，包括了男同志、女同志、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等等，而这里“同志”的“志”字也可以被充分理解成一种号召他们的意味，鼓励他们勇于走出框架。

² 【汉】郑玄撰，《周礼郑注》（台北：新兴书局，1959），页 59。

³ 【南】范晔等编，《新译后汉书（五）传四》（台北：三民书局，2013），页 3076。

⁴ 迈克，《互吹不如单打》（香港：牛津出版社，2003），页 245。

“酷儿”是后现代发展出来的词语。原先西方世界是以“Queer”的字眼称呼这类群体，意义代表他们是常人的怪异。但是这却被他们反过来利用，音译成中文便是“酷儿”，表示他们为自身感到骄傲，不认同自己为病态，同时意味着反抗的声音，也反对异性恋的霸权压迫，这就是由研究性史的学术研究者——萝蕾蒂丝（Teresa de Lauretis, 1938）进阶提出新的理论⁵。所以“酷儿”的出现标志着超越所有性别模式、性文化标准，甚至是阶级，种族意识⁶，不过也有些悲观主义者认为“酷儿”始终是带有贬低自我的符号，因此便不受他们的接纳。

承上所述，同志这群体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病态”，它可以追述到古时的种种字迹探究，只是当时这风气并不明朗，仅是到了现代社会才比较明显。而“同志”的议题也引起了各个学者的研究兴趣，因此在文学上也有作者开始涉及有关同志题材的创作。

⁵ [美] 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页 2。

⁶ 林慧珊，《女性主义与两性关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页 223。

（一） 研究动机

就读了大学两三年，笔者在接触的文学作品中，最为深刻的是关于“同志”、“身体”、“下半身”书写这三个部分。凡之前翻阅相关的文本，其内容皆以文雅且浪漫、是一种纯净唯美的艺术境界，彻底地颠覆了笔者的世界观，笔者竟然能在注重艺术及深度内涵的文本看到如此大胆暴露的情色情欲，因此开始对此类题材产生兴趣。笔者先前接触的文本有陈志鸿的〈腿〉（2005）、及黎紫书（1971-）的〈裸跑男人〉（2005）、翁弦尉（1973-）的《不明生物》（2004）诗集等。这些都为笔者增添了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

当然，同志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敏感且不易细谈的范围，何况是在这马来西亚宗教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对伊斯兰教来说同志是为犯法且禁忌。就如有名的刑事事件：1997年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Dato'Seri Anwar bin Ibrahim, 1947-）涉嫌鸡奸及爱慕同性而遭逮捕坐牢长达五年。然而从笔者搜索到的媒体资讯来看，大家仅是探究“安华是否同志？”、“同志对他的声名事业有何影响？”之类的问题，但普罗大众何尝了解何谓同志呢？为何当一个人被社会性公布是为同志，就会面临人民的厌恶和法律的制裁，这类问题却没人探究。因为这是大众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大家都认为异性恋是为正统，同性恋为破坏社会规矩和污染正常的根源。但是现在已有许多国家陆陆续续地承认同性恋，使同性婚姻合法化。因此笔者认为，在马来西亚，每个人民都应该有责任地关心他们、了解他们。他们虽然还未能在这里能够光明正大地生存，但我们至少给予关怀，祝福，不让他们在这土地上艰难地生活，让他们勇敢做自己。因此笔者想通过这次的论文研究，以引导后者能更深入研究这议题。

许通元（1974-）是其中一位深得研究同志议题的对象。他身为马来西亚作家，却勇敢地撰写同志题材，同时也担任《蕉风》的执行编辑，主编了不少有关同志题材的文学作品。在 2005 年，许通元先在《蕉风》第 493 期发表〈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略论〉，而后将它诠释为〈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扩展地说明更多有关同志题材的小说，在此可以看出当时许通元早已试探前方的道路，以“假设”之意探讨马华文学史一个崭新的角度。在 2007 年，许通元首次出版《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选集，为我们马华文学史开启新的一道里程碑，并在相隔 12 年之久，出版第二本选集《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继续探索有关“同志书写”的道路。2018 年，许通元出版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⁷（此书接下来的原文引用（注脚）将只放页码）。该小说集收集了九篇风格迂回的小说，这些小说具有诡异奇幻的故事，颓靡不羁的文字、爱欲与死亡、感官意象与非理性的况味、古怪乖张的人物关系。⁸ 其中〈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悬吊半空的男人〉与〈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三篇更是充斥着同志情欲的文本。于是便引起笔者的兴趣，将研究对象锁定于此。

⁷ 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 1-203。

⁸ 张光达撰，〈逃亡、鬼魅叙事、倒退的时间——序许通元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许通元著，《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 5。

（二） 前人研究综述

就如上文提及到，许通元的〈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⁹ 开启了研究同志书写的道路。许通元亲自整理了马华同志小说的研究现况，里头整理了多达 45 个研究资料，包括了论文、期刊、评论，这些资料皆以研究文本的传作意义以及文本核心思想。不过在此之前并没有学者对“同志文学史”进行整理统一，因此许通元此作可谓是先锋。另外，许维贤本名所撰的《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¹⁰，他在此书谈到“同志”一词的发展以及各路学家对于“同志”的见解，其中许维贤也对于中国的文学创作进行分析。中国可谓五千年传承不变的文化，我们也不能定论中国古时并没有发现这性向，只是当时的文学创作还未能接受这难登大雅之堂的题材，或许曾有文本，但也因为冷门而被历史淡忘。许维贤在此书较为注重的范围有现今些许文本、如近现代的郭沫若（1892-1972）、梅兰芳（1894-1961）的《霸王别姬》（1922）以及北京一带的同志浪漫史。

许维贤在 2004 年 11 月 30 日发表一篇论文〈视界与越界〉¹¹，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刻板地安排好一切，人们不再会对于“非礼之事切勿听见看见遇见”，因为这些已经被多数派隐藏起来了，而少数派也识相地躲藏于黑暗。许维贤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曾有异性恋与同性恋之差，仅是多数派选择撇清他们，建立分界线。虽然在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有“Political Right”运动，但这也无法影响我们国家，大家仍然不会身体力行地捍卫这

⁹ 许通元，〈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蕉风》2005 年第 493 期，页 22-38。

¹⁰ 许维贤，《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桃园：锅里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5），页 1-351。

¹¹ 许维贤，〈视界与越界〉，《执行编辑手记》2004 年 11 月 30 日，页 1。

些少数派。因此许维贤倡导现实虽然无法立即改变的局面，但我们可以通过书写达到另一层的作用，通过“越界”，撰写不分性别的书写。当然在这时的国家出版法令依然不容许这类书写出版于市面，但这时的他已经呼吁起自由的号角。

收录于许通元主编的《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亦有一篇来自张光达〈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¹² 的论文，其中的内容为对许通元所收录的文本进行简单的讲解介绍，方便读者初步了解故事大纲，同时也略谈他自己对于许通元为何收录这十四篇小说的看法，为整本书起到良好的前奏作用。

关于许通元的文学创作研究，有王润华的〈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¹³。他论述到许通元打破了往常极短篇小说的迷思，解构了以往的意识形态，赋予小说一种模糊美学。因此小说往往出现一种边界现象，它们可以看作散文，也能成为散文诗，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拥有多种的理解方法。王润华也如此评论道：“发现许通元尝试更放肆的实验，其小说的叙事者，被叙述者，皆是简简单单的你、我、他指称”¹⁴。这除了在文本中制造出“众声喧哗”的意境，同时也模糊了人物的个人资料，我们对于文本中的“我，你，他”一概难以分辨他们的性别，甚至其爱慕对象的性别，难以揣摩当事者的性向。

¹² 张光达撰，〈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II》〉，许通元著，《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页 5-16。

¹³ 王润华撰，〈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许通元著，《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页 8-21。

¹⁴ 王润华撰，〈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页 12。

最后，陈慧桦的〈奇思丽想的世界〉¹⁵指出许通元擅长融合各类的文学风格，这些风格在许通元的笔下烘托成了一个魔幻世界。许通元的文本人物形象是为变形的，它们并不会维持一种刻板的印象，亦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犹如卡夫卡的《变形记》。陈慧桦评价他的文字奇特，行文看重结构逻辑但也注重诗意化，在创作时利用诗歌的省略法，除去不必要的动作描述，因此在阅读的过程须严谨且投入。

综上所述，虽然现今学者对许通元的研究并不少，但却鲜少有直接对他《我》中的“同志书写”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论文冀望以同志书写作为切入点，对这位马华作家进行深入研究，以挖掘马华文学在“同志”题材上更多的可能性，并举起象征自由的号角，正式响起。

¹⁵ 陈慧桦撰，〈奇思丽想的世界〉，许通元著，《双镇记》（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5），页 8-12。

（三） 研究方法

由于笔者所做的论文涉及多类参考文献，因此在这仅举例表明一些研究方法。其中就有新批评。其主要建立在文本语义的基础上，以要求捕捉文本中的言外之意或者某些暗示。文本中的同志描写，通常作家都会以各种修辞描绘他们的行为动作，因此笔者将通过细读许通元的文本，再配合以及持续收集的前人研究资料，以便辅助笔者的粗浅分析。

再者，心理学批评也适用于贯穿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的文本解读。就如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人格结构理论》，人可以分为三种层次：“本我、自我、他我”，因此笔者欲通过分析文本中同志的心理历程，探究笔下的同志有何压抑、有何冲动。

最后，笔者也将略微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研究。学者也曾评论道：“文学是离不开社会历史，因为文学在本质上已经反映了社会生活”¹⁶，因此笔者将会通过网络资料和书籍以熟悉马来西亚的社会，了解所谓的宗教禁忌，一望能够融入社会洪流，从内部寻找根源。同时笔者也会运用源自于西方的文化理论——“酷儿理论”来辅助与论述同志发展史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价值性。

¹⁶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81。

二、《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标题之含义浅析

标题，既篇章的题目。一部好的作品与标题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读者在还没有去阅读作品之前，他们会先透过该作品的标题来窥探一二，试图借此去了解该作品的核心内容。因为标题对作品来说，就犹如是一双眼睛，是该作品的灵魂之窗。因此作者在命名一部作品时，往往都会将作品的主要内容，抑或是自身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相互结合，经过反复的遣词提炼后将所有浓缩成一道标题，以抓住读者的眼球。倘若标题本身是不吸引人的，那读者自然也不会有所兴趣去接触及深入了解该作品。

一道好的标题，是具有浅层与深层含义的，同时也可以起到点明中心，揭示主旨的作用。再者，作者也会运用各类的表现手法，如诡异、悬念、含蓄、直白、或简洁等主题去修饰标题，以更显张力。因此标题的命名可谓是作者的书写技巧之一，即便标题的存在对某部分的读者来说可有可无。所以笔者欲透过许通元作品的标题，去浅析与研究他命名该标题背后所蕴涵的深层含义。

本章节将分析收录于《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三篇有关描述同志情欲的短篇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悬吊半空的男人〉与〈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之标题，并结合文本内容以浅析标题中所蕴涵的深层含义。

（一） 歧视与不公：〈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是该同名短篇小说集的首篇，同时篇幅也是这九篇小说中最长的，可见〈我〉是许通元的主力作品¹⁷。〈我〉主要说的是叙述者“我”在“逃亡”多年以后重遇了“你”，并与“你”展开一段“情欲缠绵”的旅程。在这旅程中，“我”和“你”的交谈中时不时都会回忆起他们的大学教授——阿查哈理。叙述者从学弟口中得知，阿查哈里已经化身成为一名恐怖分子，并活跃于印度尼西亚。而“我”也在肯农树林公园前后两次遇见了阿查哈里，并接受了阿查哈里的委托，把钥匙交给其妻。当阿查哈里再度消失时，“我”和“你”便在厕所展开了不为人知的性事。不过隔日的旅舍就只剩下叙述者一人，而“你”和阿查哈里便不见踪影。最后，“我”便独自一人替这段与“你”和“恐怖分子”的旅程画上句号。

在许通元与曾昭程的专访中，他有提及关于〈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的命名由来：

此小说创作的初衷是我大学老师蓦然成为恐怖分子对于我的一种震撼。¹⁸

若融入宗教与同志课题，展开一场心（新）的旅程；我揣想的是，不论是自己、

“我”、恐怖分子老师、我的同学，那可以是怎样的一种旅程？¹⁹

对许通元来说，曾经的大学教授都可以蓦然“摇身一变”成为人见人怕的恐怖分子，那同志群体是否也会像教授一样，被世人当成恐怖分子来看待呢？

¹⁷ 张光达撰，〈逃亡、鬼魅叙事、倒退的时间——序许通元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7。

¹⁸ 曾昭程访，〈有幸知其人，读者当自强：许通元〉，许通元著，《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194。

¹⁹ 曾昭程访，〈有幸知其人，读者当自强：许通元〉，页194。

根据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对“恐怖分子”的定义：指作出，或企图作出恐怖主义行为、或参与、或协助作出恐怖主义行为，既对他人的生命与健康造成严重暴力，损害行为的人²⁰，都可以被称作“恐怖分子”。被捕获者将会被实施一系列惨不忍睹的酷刑。在马来西亚，同性恋的社会地位是与恐怖分子画上等号的。一旦同性恋者遭捕获，将会判处罚款、有期徒刑、甚至是鞭刑。如在 2019 年，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伊斯兰高等法院以意图发生“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为由，判处 5 名伊斯兰男子有期徒刑及鞭刑²¹、2018 年，两名妇女因“女性之间的性行为”被登嘉楼州伊斯兰高等法院判处鞭刑 6 下²²。以上种种事例只见马来西亚将同志群体与恐怖分子划上等号，共同享有“特别待遇”。当然，恐怖分子的行为固然十恶不赦，但同志群体只是在性倾向上有别于普遍认知上的“自然”，从而遭遇不公与歧视。

此外，马来西亚政府还实施了一连串反同性恋的措。2012 年，有议员在国会上提出必须设立“同性恋治疗中心”，以此否决同性恋的社会地位；2016 年，副警察总长表示在马来西亚“LGBTQIA”不被准获加入警队²³；2017 年，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发布了一则有关如何改变性倾向方法的视频，让同性恋者可以纠正回异性恋；同年，马来西亚政府还举办了影片制作比赛，不过其中主题却是要宣导如何预防变成同性恋；2018 年，当地报纸还发布了一篇有关如何从打扮、穿着和身材等细节上去辨别同性

²⁰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编，〈第 575 章《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电子版香港法例，2002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75!sc>，浏览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

²¹ 〈马来西亚：5 名被控同性性关系的男子被判鞭刑〉，国际特赦组织中文 Amnesty International，2019 年 11 月 15 日，<https://zh.amnesty.org/content-type/more-resources/news/malaysia-quash-despicable-caning-sentence-for-five-men-accused-of-same-sex-relations/>，浏览于 2021 年 7 月 18 日。

²² 国际特赦组织中文 Amnesty International，〈马来西亚：5 名被控同性性关系的男子被判鞭刑〉。

²³ 林嘉雯编，〈我国的性别压迫案例〉，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编，《观察家》（雪兰莪：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2019），页 B07。

恋，²⁴；同年，首相扬言坚决不接受同志群体²⁵。从以上种种事迹来看，这无疑就是在剥削着同志群体的自由，可见当全世界在高呼性别平等的口号时，马来西亚却反其道而行²⁶，继续将同志群体推下万丈深渊。

而造成以上原因可从马来西亚的国教，即伊斯兰教中窥探一二。文本中曾提及“……忙询问他是不是同志。他会认真地回说不是，在回教法里是犯罪的²⁷”。在伊斯兰宗教经典上的法律明文明确杜绝同性性关系及恋情，认为同性恋是极为不正常且不恰当的。因此这也导致了执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出现的都是对同性关系的惩戒。可见，马来西亚尽用歧视性法律去欺压同志群体，“恐同”的社会压力致使同志群体始终无法重见光日。所以同志群体就犹如叙述者“我”所言，为自己安排了一次次的精神“逃亡”，而这逃亡的痛苦不亚于任何一位战争难民所负荷的²⁸，因为他们不仅逃离于社会的束缚、家人的期待、还有自我的“不正常”，就犹如一名正在逃亡中的“恐怖分子”。

承上，当宗教与同志课题两者混为一谈，在马来西亚想必迎来的也只是受尽歧视与不公的对待。因此许通元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将宗教与同志课题放在一起，试图藉着文学世界来为同志群体的未来开辟新的一条道路（旅程），盼愿同志群体都得到善待。

再者，许通元之如此命名，再配合文本中“我”和“你”、抑或“你”和“恐怖分子”之间欲言又止的同志情欲表现，也是对马来西亚“恐同”的一种挑衅及反讽。无论是大学

²⁴ 〈性别平等乃大势所趋，大马却反其道而行〉，当今大马，2018年3月19日，<https://m.malaysiakini.com/bulletin/416235?fbclid=IwAR1Fo30CPBo20G8wJCy0adTz2ctLbiB50dKG2gbm0M-u5jgn8z4yeBtZdmg>，浏览于2021年8月18日。

²⁵ 林嘉雯编，〈我国的性别压迫案例〉，页 B07。

²⁶ 当今大马，〈性别平等乃大势所趋，大马却反其道而行〉。

²⁷ 页 37。

²⁸ 页 21。

教授，还是默默无闻的人，都可以遵从自己内心深处所选，哪怕是性别之同，只要确信这是爱情，那它就是正确的。毕竟民族是伴随着自身文化的进步而有所发展，因此想要让社会有所改变，我们只能透过文化的产物——“文学”进行塑造，这也造就了文学家也身负一项重任。按照象征互动论者的思维解答，他们认为性是由周遭环境所建构以及制度化所造就的话语权威²⁹，由此可见人会容易受到“感染”。所以当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接触到传媒的宣传时，他们都会不自觉，抑或自觉地改变，进而学习更多知识以及了解现今社会的局势，不再秉持顽固的旧化思维。

（二）最后的晚餐：〈悬吊半空的男人〉

〈悬吊半空的男人〉收录于许通元的《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同时也是继〈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后第二篇描写有关同志情欲的短篇小说。文本主要描述的是叙述者（即“我”）和“你”与“他”三人之间的故事。故事初期，读者可以透过“你”和“他”之间的互动就了解到俩人就如“主仆”关系，其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你”的感情更为强烈。不过“他”也正因为叙述者“我”的“闯入”，而对“你”的感情在细节上有所进取与表态。最后在经过一连串叙述者“我”和“你”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互动后，俩人在文末迅速进展到在浴室中情欲缠绵的情节，此时的“他”却已淡然消失了。

²⁹ [美] 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页 106。

《悬吊半空的男人》实则是在文本中“你”的家里饭桌旁的空墙上悬挂的一幅黑白海报。许通元在第二段便有对该黑白海报如此描述：

一排男人，坐着青年、中年、老年人，有些正剥开纸袋，小心翼翼取出午餐，深怕手不稳午餐转眼往下坠；有些咬了一口面包，某位啃着红苹果，我猜大概是红苹果吧，充满诱惑，虽然是黑白照，在晕黄的灯光照射下。有些闲坐聊天，有些俯瞰远方风景。仅剩横杆朝外的末端空留一个座位。³⁰

此外，许通元也有藉着叙述者“我”写道：

照片中人人表情各异，似《最后的晚餐》，基督的门徒表情各异，或许各怀鬼胎，或许是画家不同的诠释表现。³¹

《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 1494-1498）是意大利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所创作的一幅作品，其中取材于《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与其十二门徒共进最后一次晚餐的画面为主。当耶稣在进行这最后一次的晚餐时，突然说道祂已经知道在这十二门徒中有人即将会背叛祂。十二门徒听闻后，纷纷表情各异，互相猜疑谁是背叛者。因此，在饭桌上的三人之间的关系仿佛跟空墙上所悬挂的海报产生共鸣，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心思与想法，就犹如“我”所形容“或许各怀鬼胎”。

“他”是主导这顿晚餐的人，而“我”和“你”就是与“他”共进晚餐的门徒。“他”一早就知道“你”已背叛了自己，因为“你”对“我”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愫。这可

³⁰ 页 82。

³¹ 页 82。

以从隔三日的的生活情节，抑或文末最后一句“原来你在这时候还有力气³²”中窥探到“你”对我的感情。因此在这饭桌（意指修罗场）上，“他”只能借着这顿晚餐来宣誓他的主导权。所以当“你”欢愉地吃了两大盘时，“他”便脸上堆满如花的颜面。³³而此时的“我”看到这一幕后，便心想“是为了争取什么³⁴”抑或“我不知这是你面对我推移的第一步棋，还是他故意在你面前将了我一军³⁵”。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却不在意，因为让叙述者心系的而是另有他人——“神话”。所以许通元不再扩大同志群体的美好假象，而是选择把同志之间的情欲与纠葛放回了此刻的现实生活中，有别于〈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般如此魔幻写实。³⁶

许通元巧妙地将艺术与文本中的人物关系相互融合，同时也借此隐喻主角三人最后的感情走向——退出与成全。由于深受社会压力影响，所以同性之间的情谊会比异性恋来得脆弱，更不稳定。承如上节所言，同志生来就受尽社会的歧视与遭受不公的对待，所以要与他人展开一段新恋情，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每一步都要走得小心翼翼，深怕走错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因此“你”的退出与成全便是在这种脆弱的感情结构下所致使的。再者，海报上的青年、中年与老年人是在隐喻着同志群体所涵盖的范围不局限于任何年龄。无论老中少都有权力追求自己所爱，因为他们只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不同性别的人，从而勇于直面真实的自我，并且接纳全新的自我，展开一段“新”的旅程。

³² 页 100。

³³ 页 85。

³⁴ 页 85。

³⁵ 页 85。

³⁶ 张光达撰，〈逃亡、鬼魅叙事、倒退的时间——序许通元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15。

承上，故事开始“我”、“你”和“他”的那一顿午餐，同时也是属于他们三人“最后的晚餐”。因为在吃完这一餐后，“你”和“我”的频频亲密互动让“他”感受到了背叛。所以在经过隔三日早晨的那件事后，“他”才会站在那幅《悬吊半空的男人》旁藉着“上帝视角”来询问“我”为什么不敢看“你”的裸体。而从文本中的第三节开始，“他”也渐渐地消失在“你”的家中。因为在“他”内心，“你”已是那个悬吊在半空中的男人。许通元之如此安排，充分地展示因为受社会压迫而导致同志之间的不稳定性，

（三） 柜子里的精神世界：〈身上藏隐一股鬼气〉

承如上文分析，〈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旨在揭示同志群体在社会压迫下所遭遇的歧视与不公、〈悬吊半空的男人〉主要说明同志群体之间脆弱结构的情感纠葛——退出与成全、那〈身上藏隐一股鬼气〉则是把视角继续落在同志群体本身，并由此去探索同志内心深处对自身身份（性向）认同的接受与反抗。以下将分析〈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之章名，以探讨许通元对同志群体的身份认同的看法。

〈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主要描述的是叙述者“我”受友人所托，从马来西亚飞往中国去探望大学同窗好友——死尸不动的“你”，并在文末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宝盒，解放了被你“封印”多年的真相，让“我们”在此刻都必须正视内心深处，被迫作出选择。而〈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中的“藏隐”与“鬼气”字眼则是对“我”和“你”的一种内心揭示，实则也是隐喻和揭露着现今社会同志群体、抑或“LGBT”族群自我挣扎的状况。

所谓“藏隐”，指的是躲藏或隐蔽，亦有把自己的真实面目给掩护起来之解。文本中的“我”和“你”自身也都藏隐了某样不想给他人发现的东西，那就是“鬼气”。“鬼气”指的就是同志圈子的常用语言——“基味”。“基”为 Gay（同性恋）的谐音，而“味”则表示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气质，所以“基味”一般指的是人身上所散发出含有“同性恋”的气质与味道。“基味”一词也曾在〈悬吊半空的男人〉中出现：受不了那基味十足的手势语调还加上装可爱³⁷。所以“你”想要彻底藏隐而不公诸于世的的就是自身是同性恋，并且对对方拥有过溺爱欲的事实。所以当“你”打开透明袋，将含有遗精的短裤取出猛嗅后，许通元便如此写道：

你的瘦弱身躯扭曲成一团，你痛苦在地上爬，想爬出门槛。³⁸

真相浮出水面后，“你”拼命想要逃跑，不敢直视自己的性倾向，同时也让“我”意识和确认到双方藏隐许久的性倾向，以致“我哭得瘫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³⁹”。所以当“我”碰见邻居时，身上自然迸发出的“鬼气”才会吓跑了邻居。

其实“藏隐”也代指“衣柜”，就如同我们会把衣物放进去衣柜里，而同志群体则会把自己的性倾向与性向认同“藏隐”在矗立于心里的一个衣柜里，或称之为“深柜”。深柜指的是不敢向他人表露自己真实的性倾向，深怕表白后会有损传统男人的强势形象，进而用异性恋者的身份来伪装自己，让自己逃避于柜之深处，逃离千夫所指。所以一旦性倾向被揭发，或是向他人披露自己是同志，以争取在社会上的权益时，则可以被称为“出

³⁷ 页 91。

³⁸ 页 110。

³⁹ 页 110。

柜”。在文本里“你”也是有“被”出柜的经历，就是当“我”从炕（意指衣柜）下挖出一个透明袋时，自己内心深处想藏隐的性倾向就这样被“我”发现了。

承上，〈身上藏隐一股鬼气〉的命名实则在表达现今社会同性恋者对自我性向认同的焦虑与不安。在早期有关对同性恋的认知还没被普及化时，人们常常会把同性恋联想跟其他犯罪活动——盗窃、谋杀和吸毒等一样，认为同性恋就是作奸犯罪的事例。最为常见的就是世人都会将艾滋病这一病症怪罪于同性恋者所散播，认为同性恋者皆为淫荡，到处发生性关系的野兽。而不纯当的性关系就是导致艾滋病这不治之症出现的最大原因。但是当“出柜”一词渐渐映入大众眼帘时，性别平权的解放精神使部分同志纷纷鼓起了勇气，毅然地向身边的人出柜。渴望他人的谅解与接纳。

不过在许通元的笔下，他意识到仍然有大部分的同性恋者因为社会传统的影响而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性倾向，久而反被自己陷于其中，自我挣扎。例如文本中的“你”极力想要压抑对“我”的感情，因而搬到远离“我”的地方，谎称自己过着理想的“天长地久绵绵无绝期”的生活⁴⁰。但这份爱欲藏隐在柜里太久，久而久之便让自己演化成一具死尸，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而也有部分的人在某种因缘巧合下才清晰了解到自己的性倾向，例如文本中的“我”。所以“你”和“我”实则是现今不敢于世人出柜的同志的缩影，焦虑与不安使得人人都忘记了自己最真实的样貌，因此便会继续躲藏于深柜之中，沉溺于远离世俗的精神世界，试图藏隐身上的一股鬼气。因此许通元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欲求曝光却不得隐匿的身份，以此为同志群体发声。

⁴⁰ 页 101。

(四) 小结

总言之，无论是〈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悬吊半空的男人〉还是〈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中的“恐怖”、“悬吊”和“鬼气”都是些会令人感到诡异的词汇。而在这些“诡异”词汇的背后，牵扯的却是一幕幕有关同志情谊的故事。因为恐同的人总会把同性恋与以上词汇联想在一起，认为同性恋就是违反自然规律、恐怖分子、或是断定同性恋就是四处传播艾滋病的元凶和怪物等。可见同志群体在现今社会上要么被漠视，就是被歧视。

许通元便顺应这股“潮流”，利用这些隐含着深层含义的“诡异”词汇来吸引读者，抑或帮助读者尽可能地了解有关同志群体的态度与社会现况。不过许通元这一举动并不是要共同打击同志群体的社会地位，而是要借此剖析现今同志群体正面临的挑战：社会的不公与歧视、脆弱感情结构下的退出与成全、同志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接受与反抗，让读者透过标题便可先窥探其中蕴涵。

三、 朦胧与想象：人物情节的多元建构

本章节会先探讨许通元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所建构的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再从其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分析许通元如何运用负面情感书写来塑造同志形象。

（一） 人物与情节

在许通元的笔下，他所构建的主要人物多数都是以“我”“你”“他”相称。就像收录于《我》中的九篇短篇小说，均以“我”“你”和“他”交互运用下而展开的。许通元很少为笔下的主要人物定下完整的姓名，也未曾直接公开他们的真实性别。不过那些不是用来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姓名/外号，如〈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的萨风、〈悬吊半空的男人〉的神话等。

读者在阅读许通元的作品时，都需要从细节上去推测出主人公的真实性别，如主要人物之间的对话：〈我〉中的“男男授受不亲……是精囊内的精子”⁴¹等；抑或对场景与事件的叙述：〈带你到一个地方〉中的“润滑油”“避孕套”、〈悬吊半空的男人〉的“阴茎微露出龟头”⁴²等便可推测出主要的人物的真实性别，读者在了解后便可再从中细品其中蕴涵。再者，许通元在进行有关身体和性的书写时，往往都是点到就好，并不会为了符合读者的口味而去刻意描写，反而让读者可以自由遐想。所以人物身份、性别、性向的不确定性，实则留给读者很大的遐想与想象空间，同时也为文本披上了一股朦胧色彩。

⁴¹ 页 53、43。

⁴² 页 100。

王润华曾评价道：

我读许通元，发现他更放肆的试验，他的小说中的你我他的人称叙事，人物的“众声喧哗”对话，形成一个庞大的“对话场”。不止于你我他人称的交互运用的叙述方式，他们的性别身份与性向，往往难以分辨。⁴³

众声喧哗的“对话场”，让读者在阅读第一遍时就会被里面充斥的独白、旁白和对话搞到一头雾水，所以读者必须再详读多遍后才能大致理解其中内容。就像〈蛇氏药房〉里“我对父亲的感情、〈丢书行为〉中“臀部背对臀部的陌生亲密奇怪的感觉……咸猪手故意伸出吃豆腐”⁴⁴等描写、还是〈可以看书看到安详地死去〉“我”和“你”之间在金山酒店的对话，让读者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分辨他们的性别身份与性向，人物始终都是呈现着模糊的状态，因此便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另一份乐趣。

叙述者“我”，是故事的主角，同时也是导致情节发生的动因⁴⁵。“情节”指的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⁴⁶，也是对主要人物的内在关系作出主观解释⁴⁷。因此情节都是围绕着“我”而展开。如〈我〉中的“我”因为在一次的精神逃亡中遇见了“你”，所以才会有俩人一起去肯农树林公园的情节；〈悬〉的“我”因为频频在现实生活上与“你”互动，并有了多次的亲密对话后，才会有文末中俩人情欲缠绵的情节；而〈身上藏隐一股鬼气〉的“我”因为受朋友所托，便到中国去探望和慰问“你”的现况，以致才会发现“你”藏隐许久的秘密。由此可见，许通元笔下的“我”从头到尾都是扮演者推动剧

⁴³ 王润华，〈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页 12。

⁴⁴ 页 155-156。

⁴⁵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246。

⁴⁶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页 245。

⁴⁷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页 245。

情的重要人物，因为文本接下来所涉及的一切人事物，皆因“我”而产生“果”。反之，如果“我”失去了情节的衬托，或是情节少了“我”的行动，那故事便不完整了。

根据童庆炳定义，人物的构成具备着二重性特点：角色和行动元。所以角色是指具有生动具体的形象和性格特征的人物⁴⁸，而叙述者“我”总是沉着冷静，与“你”总是互相打闹，但在文末都会面对/做回真实的自我。此外，许通元笔下构建的“我”，无论是“我”的行动目的、意义、抑或基本方式，虽然都在不同的故事文本，但“我”都给读者有种相似甚至是雷同的感觉⁴⁹，而这就是“行动元”。人物的结局去向也取决于人物的行动。纵观以上提及的三篇小说（〈我〉〈悬〉〈身〉）来看，“我”都是由几个“行动元”所构成的，既前期“我”与“你”总是互相打闹，甚至是站在道德高位嫌弃对方，但后来却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情，而导致“我”最终沦陷于此，改变了对“你”的看法，并与“你”展开一幕幕情欲缠绵的情节。所以可见人物的角色和行动元都深刻地影响了情节的发展。

而许通元笔下的“你”，总是带有积极、主动与活跃的形象。〈我〉中的“你”积极地带我入林；〈悬〉中“你”为了与“我”共浴而假装没力气，〈身〉中的“你”在与“我”的打闹后，便将含有“我”遗精的短裤偷偷收起来，虽然最后“你”为了避免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而选择将自己封闭在深柜之中。但这些对于“你”的描写则是与“我”产生了鲜明对比。这样两者之间才会产生火花，而让故事的结局有了朦胧的不确定性。

总言之，人物对许通元来说是为了构造情节而有所精心设置的，而情节的发展也充分展示了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情节”有别于“故事”，故事指的是没有什么意义地向

⁴⁸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页 247。

⁴⁹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页 247。

读者讲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情节是将虚构和真实结合在一起⁵⁰，并从中产生戏剧性以带出文本中所蕴涵的悲剧美。可见人物与情节在许通元的小说里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缺一不可的存在。也正因如此，许通元的《我》才能达到“众声喧哗”的效果，在人物和情节的相互配合下充分展示出同志之间的情谊。

（二）同志小说的负面情感书写

纵观马华文学史，同志小说时刻弥漫着负面情感⁵¹，而同志的负面情感多数都来自于原生家庭、传统社会、或是世人对同志群体的刻板印象等因素所构成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负面情感已经是作者书写同志小说的一种惯用基调，或可把它称为当代“趋势”。再者，任何有关同志书写的文学作品一般上都不会以大团圆结局来收场，反而是利用一幕幕的悲剧：恋情遭长辈的反对而被迫分开、被社会排斥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主人公不肯面对自身的性倾向而自我放逐等来作为同志群体的“下场”。可见书写同志题材的作家并不能跳出负面情感的框架，他们都持有同志都不会有好结局/未来的刻板印象。因此读者在阅读其相关作品时就会被负面情感而有所渲染，从而对同志群体的未来不抱有任何憧憬。许通元的〈身上藏隐一股鬼气〉便是将同志群体的负面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篇佳作。

在〈身〉里，许通元可说是从各方面去塑造“你”具有近乎糟糕的形象。许通元先从“你”的外表上着手：“身体干瘦巴巴……连骨都快破皮突出”⁵²等，说明“你”对“我”

⁵⁰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页 246。

⁵¹ 张光达撰，〈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处——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II》〉，页 16。

⁵² 页 101。

的思念已经近乎痴狂，而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再者，许通元用周遭环境烘托出其悲戚氛围：“家具残旧，灰尘推积，墙角蛛网密布……蟑螂虫蚁在你身旁横行竖爬”⁵³。最后“你”的一系列举止：“你略有反应，头似懒猴缓缓抬起，有气无力地说……你突然抽动身子，哭出声来，细声央求别做那么残忍的事”⁵⁴说明“你”已经近似一具死尸，这跟“你”在大学的形象截然不同。而读者在阅读完整篇故事后，自然也会从“你”的身上感受到惆怅，甚至是同情“你”的遭遇。

许通元把所有负面情感聚集在“你”的身上，让“你”的形象更为突出。在大学时期，因为“你”在轻吻了“我”后，为防别人说长道短，于是便搬去楼上的空房。可是就在这时，“你”对“我”的情感便有意识地藏隐在内心深处，这是当时传统社会的风气而致使的，认为同性恋就是一种罪。所以“你”便认为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单恋，于是便刻意与“我”保持一段距离，甚至当“你”到国外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时，还对“我”谎称自己正在过着理想的生活。由此可见，“你”始终不肯面对自身的性倾向，而选择了自我分裂、自我放逐。但这一放却是永久，从而让自己在身份与性向认同的路上越陷越深，以致从里到外都被时间摧残。总言之，许通元透过各方面对“你”的形象进行塑造，成功让文本弥漫着负面情感，营造出一幕幕属于“你”和“我”的悲剧。

在〈传说也跟着逃亡〉，许通元也运用了负面情感书写，如“我怪异地独处于黑暗中”⁵⁵，“我”非常识相地隐藏自我，从得知自己的对象带一位陌生人（女性）回家，并且从这位陌生人听到一个就连自己不曾呼唤，属于“你”的名字后，才恍然发现自己只是一

⁵³ 页 101。

⁵⁴ 页 101、104。

⁵⁵ 页 68。

种地下情，见不得光的那种。而这段“关系”也从来不被他的朋友们得知，自己也没有“正牌身份”抑或权力阻止他们交往，所以“我”便习惯了躲藏于“黑暗”之中，不只是藏隐于现实中光鲜社会下的黑暗，也将自己融于家里灯泡下的黑暗，直到有个人打开电源，灯泡通电，“我”才会短暂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使文本充斥着负面情感。

综上所述，如果作者一直用负面情感的基调去营造专属于同志群体的氛围，岂不是就跟世人一样，认为同性恋永远有别于异性恋吗？因为异性恋对社会来说，是繁衍的手段，没有它社会就不能存在。⁵⁶ 不过笔者认为，其实同志群体也是可以收获幸福的，即便同志之间不能进行繁衍。虽然理解社会跟同志群体始终产生抵触，但我们可以透过文学去为他们发声，而不是一昧地安排“我”分裂、逃避、放逐，终日不见光明。这么一来，所带出的讯息也只是在说明同志群体的惨况，而并非为他们提出真正的诉求。所以笔者冀望同志文学可以打破现有的负面情感的框架，而把同志群体放在一个对等的关系上，让他们也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⁵⁶ [美] 葛尔·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页 225。

四、《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的意象运用

在许通元过往的作品中，如《数梦》和《埋葬山蛭》都运用了大量的动物意象——鼠、跳蚤和山蛭。这些意象背后想要表达的观念又跟同志情谊息息相关，都是在揭示同志群体在社会这座大染缸里，就像《数梦》里的老鼠般肮脏污秽，时刻逃避他人追打、抑或像跳蚤和山蛭附身吸血，荼毒众人的“正常”思想。许通元所经营的这些动物意象，实则是要刻画同志群体的负面形象，以此引起他人共鸣，让更多人进一步了解“LGBTQIA”的社会现状。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的部分篇章中，许通元运用了“马陆”、“森林”和“蛇”的意象，来隐喻同志群体在传统社会上的态度与地位。

（一）保护与枷锁：马陆

许通元在《我的老师恐怖分子》里仅于文末提及“马陆”一词，其余则是对“马陆”外在的隐喻描写：

我在路上捡起一只十三环节、全身黑得发亮、多脚的小虫。它卷起来呈球体状，非常好看。我偷偷地放进裤袋内。希望没人发现。⁵⁷

“这是原始森林的生物，不仅受保护，是不能携带出去的。若被当局抓到，除了罚款，有时甚至会坐牢。”⁵⁸

⁵⁷ 页 50。

⁵⁸ 页 57。

“有些动物仅能记居此地生存。走出了森林，它就会自然形成一种保护膜或另一种形体，不让自己受伤害。”⁵⁹

我小心翼翼地捧它出来。它仅是一只普普通通，在草地上偶尔会碰见的马陆。背面有黄黑色相间的环纹。⁶⁰

综合以上四则原文可以得知有关马陆的情节脉络：当“我”初次遇到这只黑虫时，并不知道它就是马陆，反而觉得它非常好看，私自藏了起来。之后当“你”知道“我”在裤袋里私藏了这只黑虫时，便对“我”说这是受保护的动物，如果私自携带出森林之时被当局抓到，则会面临罚款或坐牢。最后在经过“我”和“你”的一夜缠绵，隔天“我”走出森林后，“我”才发现那只黑虫原来就是常见的“马陆”。

童庆炳指出，意象的本质就是表意之象，以形象去表达哲理的文学艺术作品。⁶¹虽然在文本里有关马陆的描述的次数并不多，但它却实在地表达了同志群体的现况。在许通元的笔下，“那只黑虫”就是同志群体的化身。当马陆遇到危险时会蜷曲身子并缩在原地，以进行自我防卫，抵御天敌的攻击；同志群体遭遇危险（来自世人的漠视与歧视）时，他们就会把“秘密”藏隐在衣柜里，就像“我”把它藏进裤袋后提及：“希望没人发现”。

此外，当马陆蜷曲身体时是不能动弹的，这也隐喻着同志群体出了社会便处于一种被束缚而不能动弹的现象，即不能光明正大地向社会出柜，唯有像马陆一样披上保护色，形成一种保护膜以防止自己受到伤害。而“你”对“我”说如果私自带“那只黑虫”出去被

⁵⁹ 页 57。

⁶⁰ 页 63。

⁶¹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页 232。

当局抓到，后果则不堪设想的描述，这跟同志群体所面临的后果也是一样的。上文有提及过：凡违反“自然规律性行为”的人都会面临罚款坐牢，严重者则会被判鞭刑。虽然这条法律是适用于所有性倾向，但往往被针对与放大的却都是同志群体。“那只黑虫”仅是大自然一个渺小的存在，就算不幸残害其也不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就如同志也仅是人类群居动物中的少数群体，但他们却不断地被打压。许通元曾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文学周⁶²的讲座上提及，“自然规律性行为”是沿用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不过这在英国早已被废除了，因为它是过时，并且是不合时宜的。同时许通元也指出，而那些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在现今社会其实也属一种普通的性行为，所以在年轻一族的精神感召下，这些涉及剥夺人权的法律理应废除，而不是让它成为所有性向族群的一道枷锁。

（二）纯粹与乐土：森林

许通元除了在〈我的老师恐怖分子〉运用“马陆”的意象外，他也间接运用了大自然的意象——“森林”来衬托及突出同志主题。首先，“我”和“你”一起去的原始森林（肯农树林公园）正是保护同志群体的一个庇护所。在这里大家隐姓埋名，勇敢地做回真实的自己。所以当“我”意外捡起一只黑虫时，“我”并不知道这只黑虫是什么。因为森林保护了这只黑虫的真实身份，就犹如同志群体刻意隐瞒自身的性倾向一样，同时褪去世

⁶²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文学周 NEUC Chinese Department Literature Week, 《同性之间——同志文学讲座》，FACEBOOK, 2021年7月1日，
<https://www.facebook.com/neucchineseliteratureweek/photos/a.1304426999709077/1956566617828442>，浏览于2021年7月1日。

人刻板印象的马陆也突显出了它的美。反之，当文末“我”走出森林后，“我”才发现那只黑虫正是路上随处可见，平凡再不过的马陆。因为这时的马陆已经离开了森林，意味失去了森林的保护，以致被他人嫌弃而驱逐。而文本中的“我”也因为在经过与“你”的一宿，隔日走出森林后，必须再次隐藏自身的性倾向及面对生活种种难题。

其次，“原始森林”指的是不受外界干扰，保持着最原始的生态环境而存活至今的森林。所以原始森林是一片不受任何人类规则抑或概念束缚的乐土，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回归初心，勇敢地做回/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就如“你”所说那般“世界只剩下我和你的地方⁶³”，所以这片“森林”象征的是同志群体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一片接纳他们的乐土，就如“你”称这片森林是“人间仙境”，文中的马陆在森林里才能突显出它身上发亮的黑。不过当“我”走出森林后，那只黑虫因为沾染到社会的歪风邪气而变回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那只“普普通通的马陆”。再者，当他们步入森林后，彼此才能光明正大地倾述这多年来的思念，甚至“你”要求轻吻“我”，之后也坦荡荡地褪下泳裤来一段裸泳。因为森林里不存在于众人的意见，也不存在法律的约束，只有自然的原始美，淳朴的生物及其自然行为。也正因为俩人在森林里共度一宿，所以“我”和“你”才会发展至“你用双唇堵住我的嘴，然后放下我手中的裤子⁶⁴”、“慢慢地缠困着我，缓缓的如液体进入我身体，我全身无力⁶⁵”等令读者有遐想空间的情节。因为此时在森林里的这俩人，是最为纯粹的。

另外在〈带你到一个地方〉里，“修行林”也是为一所乐土/森林。修行林原义为佛教与道徒们进行锻炼身体和治愈心灵的场所，在许通元的笔下其化为一个清净的，人烟稀

⁶³ 页 52。

⁶⁴ 页 60。

⁶⁵ 页 60。

少的环境。“你”和“我”竟然不避忌一所神圣的修行场所，在此自然无畏地讨论起宗教所定义“异常”的同志话题。但在文本中却没有旁人抑或和尚出面喝止，可见信仰与神明不会给予任何惩罚，其实真正让大家畏惧的是大众的服众心理。因为一个人并不能制定任何事情，但倘若越来越多人制定，并会决定对立之分，这时就会开始影响大家了。就如现在的人们坚信异性恋为正确，才使得同性恋这少数群体变成异常，不断遭受众人指点，甚至这类话题也无法在社会上欣然言论，因此使得“森林”成为了一种保护圈子。

比起文明社会的乌烟瘴气，自然森林的层层云雾更给予一种朦胧且梦幻的感觉。文中的“似乎是马来人还是印尼人在捕鱼⁶⁶”，带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同之处。无论华巫印，我们共同流淌红色的血，生活模式大同小异，为何却会在森林之外发展成一个个不一样的文化，并出现了种族之间的敌对心态呢？因此在朦胧状态下，人失去种族区别，因此性也不再拥有正确取向，就如文中的“我”怀疑自己与“你”之间的朦胧状态，以及心随着脚浅陷于泥沙时，也等同于自身已陷入了这份朦胧感情。但这段感情也只能在森林中才能捕捉及体会到，毕竟这份朦胧感无法带出森林，不然就会灰飞烟灭。

（三）毁灭与救赎：蛇

按照自然规律以及经过科学家的观察研究，某些生物并不会通过正常雄雌交配以繁殖后代，它们无需经过受精过程，一样能够孕育出新的生命，其中某些蛇类正是拥有这类能力。因此人类所定义的自然规律——雌雄在经过互相交配后所孕育的生命才符合“正常”

⁶⁶ 页 171。

吗？那么其余的繁殖方式是否应该受到人类的讨伐，让其灭绝呢？否，人类无法断定这一切的对错。因为大自然的原始生物都遵从自己的爱，那仅仅少数追求同性之间的爱情的群体，我们何尝有资格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同志一词在现今几乎都是大家熟悉的称谓，即指称同性爱的人士。但早期的“同志”一词是指男性之间纯粹的交往，但这里的“交往”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意思，而是指他们之间的互动，视对方为共同伙伴，有着相同志向的人士。而其中的互动关系中，亦包含父子关系。收录于《我》中的〈蛇氏药房〉，便是讲述了一个父子情谊，极为纯粹的“同志情谊”的故事。而许通元便是透过“蛇”的意象来时隐时现点明以上主题。

“蛇”被古人定义其为养蛊的五毒之一。其阴险且狡诈、柔软的娇躯却能轻易绞死猎物。在许通元的笔下亦展现出“蛇”的阴险美，他将蛇融入于“蛇小姐”之中：“水蛇腰舞动”、佩戴一副“眼镜蛇墨镜”、“张开血盆大嘴，舌头伸长滑落⁶⁷”等，之后亦以一种魔幻手法将蛇小姐在“我”的睡梦中化身成半人半蛇的模样与“我”沟通。此外，“蛇”也不断地变化成各个东西出没于文中，如“蛇莓的异香”、“生蛇（疱疹）”、“蛇氏药房中的种种蛇模型⁶⁸”等等。文中，“我”与表弟遭受生蛇（疱疹）的痛苦，之后“我”在蛇小姐的言语诱导下前往其表哥的药房，被迫花四百块左右买下了个只能给予精神上的安慰而无法治愈自身疱疹的西药（毒药）。蛇在文本中不断地啃咬，撕咬“我”的希望，也破坏了“我”对治疗的掌握，以致“我”在文末欲向病人说明蛇氏药房的药毫无功效时，迎来的也只有蛇小姐与众人的鬼脸嘲笑，令我的人生经历了所谓“毁灭”。

⁶⁷ 页 121。

⁶⁸ 页 144。

不过也正因为“蛇”的出现，而拉近了“我”和父亲在情感上之间的距离。由于“我”无法靠西药摆脱病痛，“我”便在母亲的劝导下开始使用父亲精心炮制的药精。原先“我”以为药精毫无作用，犹如“我”和父亲的关系无法再破镜重圆，过后当“我”大闹蛇氏药房，大声宣告父亲的药效更为显现后，“我”赫然感受到了父亲近距离的陪伴。因此“蛇”不但让“我”联系了长久以来没有联络的家人，同时也让“我”在药房中与“父亲的灵魂”相遇。虽然文本中的“蛇”宛如伊甸园的古蛇，设计陷害亚当和夏娃离开乐园，但文末它却化身一所救赎的幻境，让“我”看见父亲久违的脸庞，感受到了许久没碰的手背。蛇在传说以苹果为罪恶驱逐人离开乐园；但在《蛇》中以西药为契机，让我离开孤立的自我圈子，引导我重新与家人沟通，重新与父亲建立关系。

在这场景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男人久违的重逢，抑或灵魂之间赤裸裸的沟通。在这里，有的只是父亲对于儿子的关怀，以及儿子对于父亲的愧疚。这里展现的是一对父子之间双向的爱意和忏悔，并不是凡人所解读的色情或违反伦理的“同志情爱”。所以同性之间固然存在着爱，那为什么同性爱就是违反伦理道德了呢？而许通元在文末也将“我”解读为“蛇的蜕变”：“没事的，不过像是蜕去一层废弃的老壳，老掉的躯壳没什么叫人悲伤的⁶⁹”寓意着放下对父亲的偏见，让“我”不会再沉沦于逝者的悲伤，抑或惦记着多年以来对父亲的愧疚，毕竟这些已在刚刚且短暂的相遇中已经烟消云散了，同时也在隐喻着世人必须放下对同志的偏见，并从内心了解对方，就会发现到同志群体与我们是一样的。

⁶⁹ 页 150。

（四）小结

综上所述，同志群体需要的是来自他人的认同与接受，并以最纯粹的自我自由地生活在这世界上，同时也渴望有如原始森林般的乐土让他们足以踏上，进而勇敢地去追求所爱。正如“我”和“你”在森林之间的亲密举动，他们之所以能够展示自我，靠的是森林的保护，以及回归原始的初心。许通元巧妙地运用“马陆”和“森林”这两种息息相关的意象来表达同志群体的现况：在森林里，他们是最纯粹的存在，因为他们不受规则束缚，所以不必再躲藏，并且还可以高谈阔论同志话题，做回真实的自我；不过在社会上，他们只能穿上符合社会期待的社会，并时刻蜷曲身体以保护自我，躲进狭窄的衣柜里，誓必不让自己受到一丁点伤害。

同时许通元也运用了“蛇”的意象来点明了“同志”为何物：同志群体只是遇到可以与他们作情感上交流的对象性别，刚好跟他们相同而已。就像父子、母女、兄弟和姐妹等，双方都是同个性别，之间也存在着爱，跟同志无异，但这段关系却没被世人们嫌弃，反而同志群体之间的情谊就被赶尽杀绝。虽然“蛇”对主角“我”来说是不好的存在，但也正因为蛇而让他面对和意识到对父亲的愧疚与爱。所以凡事不能只看片面，不能对同性恋仅仅持有刻板印象，而是要像蛇一样蜕下一层废弃的老壳，既放下对同性恋的偏见，并尝试从多方面去深入了解同志群体。

四、结语

自人类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在毫无选择权的情况下，各自的性别就这样被众人界定下来了。而这世界总是存在着一种性别刻板印象，认为男生就应该活成男人该有的样子：阳刚、流血不流泪、赚钱养家；而女生也应该要有女人的样子：阴柔、温柔贤惠、相夫教子。一旦不符合社会和角色期，则会被说长道短，以“怪胎”之名冠在他们身上。而人类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被灌输着“男生就应该是要爱女生，女生也应该要爱男生才对，因为这才是正常的性倾向”等言论，让那些意识到自己真正性别或性倾向的人默默将自己关在衣柜里，终日不见光明。但性别并不是只有男女之分，而性倾向也不是只存在着异性恋。因此“LGBTQIA”除了在性别和性倾向上较于他人多元以外，其实他们跟大众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所以世人应该放下对“LGBTQIA”的偏见，然后从音乐、文学、影视或文献等，对同志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便正视他们的存在，实现性别平等。

纵观马华文学史，虽然有关同志书写的作品并不少，但在市场上同志文学还是属于比较零碎的。而许通元就扛下了这“集大成者”的重任，前后出版了《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和《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两本小说选集，以此梳理同志文学在马华文学史的历史脉络。当然还是有许多作家在默默地为同志文学耕耘，希望可以让大家通过文学去近距离接触到同志群体，以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

许通元藉着《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来剖析现今同志群体正面临的挑战：社会的不公与歧视与同志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接受与反抗。因为生活在仍然存有封闭思想的马来西亚里，同志群体是没有任何权益的。所以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政府的四处打压，而不能像其他地区与国家一样，在大街上抗议长期受到的歧视，要求社会正视他们的权益和生命价

值⁷⁰。因此许通元笔下的同志世界，其实跟现实无异，仍然等待着一个性别平权解放的机会。

再者，许通元笔下人物和情节的不确定性，可说是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多了一份想象空间。在这想象空间里，读者在推测其主要人物的身份、性别、性倾向的过程中也可感受充斥在文本中的负面情感，以便对同志群体有更全面的认识。不过笔者仍然认为，要为同志文学开拓新的视野，就必须适当地运用负面情感书写，而不是翻阅十篇同志小说，有九篇的结局都是不完美的，这样只会给读者看到同志群体的惨况，而不是其美好。

根据笔者的研究，许通元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运用了他擅长的动物，而这次的意象着落在“马陆”和“蛇”。许通元把同志群体比喻成马陆，因为马陆遇到危险时会蜷曲身体，而同志群体也会躲进衣柜来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歧视与打压。同时他也以森林的意象来隐喻同志群体内心所渴望的乐土。因为在“森林”里，同志才能做回最初/真实的自己；在社会上，他们只能扛起符合社会期待的身份生活，而将真实的自我藏隐在衣柜里。最后，许通元也运用了“蛇”的意象来告诫世人不能单方面思考，而是要像蛇一样褪下老壳，放下对同志群体的偏见，让天空绽放不一样的彩虹。

⁷⁰ 苏彩玲编，〈辨识彩虹性别〉，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编，《观察家》（雪兰莪：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2019），页 B06。

引用书目

(一) 专书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林慧珊，《女性主义与两性关系》，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3. 迈克，《互吹不如单打》，香港：牛津出版社，2003。
4. 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编，《观察家》，雪兰莪：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2019。
5. 许通元，《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
6. 许通元，《埋葬山蛭》，台北：新锐文创，2011。
7. 许通元，《双镇记》，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5。
8. 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9. 许维贤，《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桃园：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5。
10.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二) 专书（古籍）

1. 【汉】郑玄撰，《周礼郑注》，台北：新兴书局，1959。
2. 【南】范晔等编，《新译后汉书（五）传四》，台北：三民书局，2013。

(三) 专章

1. 陈慧桦撰，〈奇思丽想的世界〉，许通元著，《双镇记》，页8-12。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5。
2. 林嘉雯编，〈我国的性别压迫案例〉，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编，《观察家》，页B07。雪兰莪：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2019。
3. 苏彩玲编，〈辨识彩虹性别〉，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编，《观察家》，页B06。雪兰莪：新纪元教育有限公司，2019。
4. 王润华撰，〈山蛭变形记——阅读许通元《埋葬山蛭》的挑战与震撼〉，许通元著，《埋葬山蛭》，页8-21。台北：新锐文创，2011。
5. 张光达撰，〈马华同志小说的栖身之所——序许通元编《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II》〉，许通元著，《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2》，页5-16。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19。
6. 张光达撰，〈逃亡、鬼魅叙事、倒退的时间——序许通元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许通元著，《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5-17。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7. 曾昭程访，〈有幸知其人，读者当自强：许通元〉，许通元著，《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172-201。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四) 译著

1. [美] 葛尔·罗宾等，译者李银河，《酷儿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五） 期刊论文

1. 许通元，〈性/别越界：马华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略论〉，《蕉风》2005年第493期，页22-38。
2. 许维贤，〈视界与越界〉，《执行编辑手记》2004年11月30日，页1。

（六） 学位论文

1. 郭建树，《论许通元《数梦》同志的心里语言及身份认同》，霹雳：拉曼大学文学史荣誉学位中华研究院中文系论文，2014。

（七） 网络资料

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编，电子版香港法例，〈第575章《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2002年8月23日，浏览于2021年7月29日，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75!sc>。
2. 国际特赦组织中文 Amnesty International，〈马来西亚：5名被控同性性关系的男子被判鞭刑〉，2019年11月15日，浏览于2021年7月29日，
<https://zh.amnesty.org/content-type/more-resources/news/malaysia-quash-despicable-caning-sentence-for-five-men-accused-of-same-sex-relations/>。
3. 当今大马，〈性别平等乃大势所趋，大马却反其道而行〉，2018年3月19日，浏览于2021年8月18日，
<https://m.malaysiakini.com/bulletin/416235?fbclid=IwAR1Fo30CPBo20G8wJCy0adTz2ctLbiB50dKG2gbm0M-u5jgn8z4yeBtZdmg>。

（八） 社媒内容

1.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文学周 NEUC Chinese Department Literature Week, 《同性之间——同志文学讲座》, 2021年7月1日, FACEBOOK, 浏览于2021年7月1日, <https://www.facebook.com/neucchineseliteratureweek/photos/a.1304426999709077/1956566617828442>。